

元白咏物诗创作背景及动机比较

牛海蓉 赵星柯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市, 410082)

摘要:元白同年登科,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仕途经历。虽然是同一时期的文人,但他们二人秉承的价值观还是有很大差异。白居易奉行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观,而元稹则坚持“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价值取向;元稹和白居易虽都生活在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他们从小生活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仕途受挫后心态也诸多不同;元白虽同朝为官,但政治思想也存在很多差异,这些都是影响他们咏物诗创作的重要因素。相同的文学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动机,但是相较而言,白居易咏物诗的创作动机更为明确和简单;而元稹咏物诗的创作动机则更为复杂和模糊。

关键词:元稹;白居易;咏物诗;创作背景;创作动机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B

第一节 元白咏物诗创作背景比较

元白的咏物诗歌和他们的仕途生活息息相关,大都是他们在不同阶段价值观和心态的反映。关于元白的咏物诗歌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种是以咏物来抒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或心情舒畅、或怀才不遇、或因贬谪而引发的悲哀愤恨以及其他一些人生体验;第二种是元白以咏物诗作为他们干预现实的一种手段,借咏物诗来揭露社会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这两类咏物诗中,第一类展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第二类继承和发扬了咏物诗的讽喻传统,拓展了咏物诗的表现领域,具有很高的审美和社会价值。

白居易咏物诗占其诗歌相当大部分,而且几乎伴随其生命的始终,与其仕宦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从白居易后期的咏物诗可以看出诗人政治思想及其心理的变化历程。总的来看,白居易到洛阳时期,已有退出朝堂之心,对仕途也已经心灰意冷。

而元稹则不甚相同。虽然元稹出仕为官的时间里,在朝廷权利中心的时间极短,大多数时间都是被贬至州郡的,但是他的仕进之心终其一生都没有消退。他认为,身为男儿,理应在官场中大展宏图,如果遇到挫折或者恶势力,也应该有抗争的精神,而不是畏缩不前。可以说,和白居易后期渴望归隐的心态相比,元稹的一生都是执着于功名的。

下面以白居易和元稹的仕途际遇为标准,把元白咏物诗的创作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随后以此为线索,探究二者咏物之作的写作背景并进行比较。

一、相同点

(一) 同跃龙门、志得意满

元稹和白居易都出生于书香门户,他们的长辈也都曾在官场任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元稹和白居易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能够入朝为官,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贞元十八年,元稹和白居易在长安第一次相见。后白居易曾作诗《秋雨中赠元九》,在诗中作者说:“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较近二毛年。”^①作者因秋而思念友人,由此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这时,白居易三十一岁,元稹二十四岁。

经过多年的苦读,元稹和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参加了吏部考试,并且一同及第,被授予官职。

元稹和白居易在任满之时同时选择了应制举考试,元和元年四月,两人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机遇再次及第,元稹授左拾遗,而白居易由于在文章中激进的言辞,仅授盩厔尉一职。

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这四年是元稹和白居易刚入官场的四年。在这一阶段,他们对仕途充满憧憬,对政治满怀激情,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充满着希望。这一时期,元白思想都较为激进,他们救时济事,不畏权贵,但他们初涉官场时的锋芒逼人引起了当权者的厌恶,之后元稹于元和元年九月被贬为河南尉。

后宰相裴垍欣赏元稹敢于言事的作风,所以于元和四年,裴垍提拔元稹为监察御史。元稹任职监察御史期间,并没有受之前被贬官的影响,反而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接连上书《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②和《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③等。前者弹劾已经去世的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非法圈地,后者弹劾山南管内州府营私舞弊的行为。这一时期,元稹针砭时弊,在官场初露锋芒。

同一阶段,白居易虽在元和元年应制举考试中,仅被授盩厔尉一职。但由于他才华出众,当权者较为欣赏,元和二年白居易就被升迁为京兆府进士考官,元和二年又升为左拾遗。白居易担任左拾遗一职时也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008.

^②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419.

^③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428.

未曾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敢于上书言事，他先后上书《论制科人状》^①、《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②，前者对当权者对牛僧儒等人的罢黜表示反对，后者揭露了淮南节度使行贿的行为。元和四年，元稹和白居易借新乐府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对社会现实进行披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综上，元白自元和元年同跃龙门，开始了在仕途上志得意满的时期。他们敢于上书言事，不畏权贵，对仕途有着美好的憧憬。以下以元白具体的咏物诗进行赏析比较。

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白居易初涉官场，满怀激情，虽初尝官场苦涩，但对仕途依然充满着向往。这一时期白居易的咏物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借咏物诗揭露社会现实，反映了白居易敢于干预现实的勇气，属言事之作；另一类是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属言情之作。

第一类借咏物诗反映社会现实，这一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君主的讽谏，其二是对地方官吏恶行的揭露和讽刺。如《百炼镜》、《繅纩》等。

白居易在《百炼镜》中，对君主进行了讽谏。他用唐太宗的话对宪宗进行讽谏，即我们拿铜做镜子，可以看出自己的衣服穿得是否整齐；我们以历史为镜子，可以明白王朝兴替的原因；我们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自己的是非对错。白居易借此诗来奉劝宪宗像太宗学习，希望他能够广开言路。

另一类是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属言情之作。

《折剑头》中云：“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③在诗中，作者称颂那种宁折不弯的品格，同时也是作者正直品格的折射，表达了白居易的志向。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白居易初涉官场，也是他的理想人格第一次受到冲击，是他入仕之初的心理体验。

元稹在元和四年被贬洛阳之前和白居易一样，也是刚刚进入官场，对仕途满怀期待。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咏物诗是《牡丹二首》、《二韵合为王韵谈得松石》、《赋得春雨映早梅》、《题李十一修行里居壁》、《压墙花》等。元稹的这些咏物诗歌感情真挚，韵味十足。如元稹的《西明寺牡丹》：

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④

古往今来，描写和歌颂牡丹的优秀诗篇虽有很多，但元稹这首和之前吟咏牡丹的诗歌有所不同。在元稹的诗歌中，没有像之前的诗人一般对牡丹的神态、姿色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描写，而是把牡丹放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描写，即描写月色下的牡丹。“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表面上是写天上的神女，其实是借天上的神女反衬牡丹之美，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再如《赋得春雨映早梅》：

飞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一枝方渐秀，六出已同开。积素光逾密，真花节暗催。转风飘不散，见睨忽偏摧。郢曲琴空奏，羌音笛自哀。今朝两成咏，翻挟昔人才。^⑤

元稹的《赋得春雨映早梅》中，“转风飘不散，见睨忽偏摧”及“今朝两成咏，翻挟昔人才”，写春雨中盛开的梅花，虽开放的时期较早，但是强风依然不能将它吹散。在这首诗中，诗人是借春雨中的梅花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以物喻人。早梅在春雨中、在强风中依然坚持着生长就如同当时的作者一样，虽然入仕之初也遭受了一点挫折，但是他内心依然乐观，对官场、对仕途依然满怀激情。

总的来说，元稹和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初涉官场，虽遭遇到一点困难，但对政治依然是充满热情的。

（二）仕途受挫、关注创作

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三年是元稹和白居易仕途的低谷期，在这一阶段，他们屡遭贬谪，但是正是他们波折的仕途经历成全了他们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元和四年，元稹担任左拾遗时的大胆言辞惹来权贵的嫉恨，于是元稹被赶出京城，被贬洛阳。同年七月，元稹妻子韦丛去世。但是元稹并未消沉，在洛阳就任期间，他依然不改为官初衷，对地方官吏以权谋私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揭露，之后元稹被召回京城。后元稹又因与宦官“争厅”之事，被唐宪宗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⑥为原因，与元和五年再次被贬江陵。被贬江陵时期，对仕途和未来的迷茫和失望让元稹把重心放到了文学创作之上，借诗歌来抒发他内心的焦灼之情。

元和十年，元稹自江陵回京，这时元稹还对仕途满怀希望，他以为终于结束他的贬谪生涯了，可是三个月之后，元稹再次被贬，任通州司马。被贬通州时期，元稹也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并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后他坚持查访并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后虽因为牵扯官员众多，朝廷从轻处置，但依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之后又触及到了当权者的利益，元稹再次被贬洛阳。

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五年这十年期间，元稹的咏物诗有：《箭鏃》、《大觜鸟》、《蔷薇架》、《和乐天感鹤》、《和乐天折剑头》、《桃花》、《有酒二十章》、《后湖》、《洞庭湖》、《竞舟》、《苦

^① 顾学颢.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230.

^② 顾学颢.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240.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0.

^④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78.

^⑤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54.

^⑥ 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74.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8.

雨》、《春月》、《月临花》、《红芍药》、《送王十一南竹》、《西斋小松二首》、《感石榴二十韵》、《夜雨》、《和乐天高相宅》、《和乐天刘家花》、《紫踟躅》、《山琵琶》、《和乐天题王家亭子》、《榴花诗》、《田野狐兔行》、《巴蛇》、《蛴蜂》、《蜘蛛》、《蚊子》、《红荆》等。在这些诗歌中，元稹或对社会上的不法之事进行深刻揭露，或通过咏物诗歌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如《山竹枝》：

深院虎溪竹，远公身自栽。多惭折君节，扶我出山来。贵宅安危步，难将混俗材。还投辋川水，从作老龙回。^①

在《山竹枝》中，作者借山前的竹子自喻，“贵宅安危步，难将混俗材”，作者说他虽在尘世见惯各种随波逐流和为自己利益与世俗同流合污之人，但是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元稹性格刚毅，无畏权势，至于贬谪、诬蔑、谩骂，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他在古诗《思归乐》中亦抒写了此时的心情，诗中写道：“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此诚患不至，诚至道亦亨。微哉满山鸟，叫噪何足听！”^②

元稹说自己的心坚定如金石，不管别人如何选择，他都会坚定自己的信念。至于官场上那些为了权利随波逐流的小人就让他们自己乱叫去吧，他一定不会向权贵者屈服。但正是由于他对宦官以及朝廷中不法行为的大胆讽刺，又让元稹再次被贬通州，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被贬生活，直到元和十四年才再次回到京城。

元和五年到元和十五年这一阶段里，元稹的仕途颇多波折，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白居易在长安的政治斗争之中，从元和十年开始，白居易被贬江州，和元稹一样，至元和十五年白居易才被调回苏杭。

元和五年之时，白居易已经见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对官场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热情，之后又见自己好友元稹遭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他对政治愈发厌倦。元和六年，他离开京城，之后再次返回长安，可依然被安置在朝廷的政治中心之外。这样，对仕途满怀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两位诗人只能远离官场，以文自娱。

元和十年六月，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虽远离政治中心，但依然关心国事，后上奏希望严查宰相武元衡被贬一案，此事触及到了当权者的利益，所以他们诬告白居易在其母亲丧期之时作《赏花》等诗，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四年后又授忠州刺史，一年后又被召回长安。这段屡遭贬谪的经历，使白居易的内心受到了诸多煎熬，他满怀政治抱负却无处施展，内心相当的苦闷。所以在白居易被贬江州忠州之时，他在诗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写出了较多的咏物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浔阳三题》：《庐山桂》、《滋浦竹》、《东林寺白莲》以及《放鱼》、《赎鸡》、《鸚鵡》、《蚊蟆》等。

作者在被贬江州、忠州时期所作的《放鱼》颇具有象征意义。《放鱼》这首诗实则是讲了一个故事：两条置于地上的鱼，命运已然注定，不是死于刀下就是被蚂蚁分食，作者看到地上这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两条鱼，顿时燃起了怜悯之心，于是把他们于南湖放生。作者说地上的鱼，“脱泉虽已久，得水犹可活”^③，这句话作者实则也是在说自己，作者放生地上两条无助的鱼是出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态。同时作者说：“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在诗尾作者说不图鱼儿回报，也是诗人为寻得一种心灵的慰藉。

接着白居易即开始了在苏杭的任职生涯。在这一时期，白居易虽任职苏杭名郡，但内心依然是苦闷的。这一时期他所作的较为著名的咏物诗有《枯桑》、《山锥》、《赠沙鸥》、《双石》、《题笼鹤》、《东城桂》等。如《题笼鹤》中：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④

《题笼鹤》中作者说他好几个月没有喝过美味的酒，也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悦耳的歌声，不是说自己对这些不再感兴趣，而是俗事太多，已然没有闲暇的时间来风花雪月。后作者又提到不要笑话笼中被禁锢起来的鹤，和被圈养在笼子里的鹤相比，我们又有多少自由，又好到哪里去呢？作者在这里是借鹤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苦闷，自己虽没有像鹤一样被笼子圈养起来，但是并无甚区别。他认为自己被安置在苏杭，远离京城，其实和关在笼子里并无不同，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压抑和苦闷。

白居易《枯桑》中云：“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⑤这句话是说道路旁的老枯树虽看起来皮黄但是还是存活着的，实则是告诫我们要是从事物的外部条件来寻求内理，颇具警示意义。总的来说，白居易身在苏杭大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较为光鲜，但是远离京城，作者并没有可以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空间，所以内心依然是焦灼的。

^①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221.

^②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1.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30.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879.

^⑤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72.

综上，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四年是元白仕途受挫的十年，在这一时期他们远离政治中心，作出了较多的咏物诗篇，成就了他们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

（三）事业巅峰、短暂辉煌

元和十四年始，元稹和白居易逐渐结束了他们长期的贬谪生涯，迎来了他们仕途的巅峰，特别是元稹，经历了几番贬谪之后终于得到赏识，所以对仕途也重新燃起了斗志和希望。但是这时的元稹和白居易人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且这样的好景到长庆二年就结束了。

长庆元年，元稹被授予翰林承旨学士，后更官至宰相。十月十九日，白居易迁为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元稹时年 44 岁，同平章事，达到了宦宦生涯的顶峰，实现了文人的终极追求目标。

这一时期元稹的咏物诗创作有：《题翰林东阁前小松》、《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杏花》、《树上鸟》、《予亦宴镜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和乐天重题别东楼》等。

元稹在《题翰林东阁前小松》中写道，“檐碍修鳞亚，霜侵簇翠黄。唯馀入琴韵，终待舜弦张。”^①在这首诗中，作者把目光放在了翰林东阁前的松树上，借小松的“终待舜弦张”，来表达自己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喜悦。这时作者终于结束了多年的贬谪生涯，重返政治中心且身居要职，所以他此刻内心是喜悦的，充满着昂扬和自信的。

白居易于长庆元年也升迁为中书舍人，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较多的咏物诗，如《玩松竹二首》、《庭松》、《竹窗》、《客中月》等。

白居易的《竹窗》作于长庆元年，是作者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羁旅生活，返回长安之后所作。诗中云：“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②这句话表现出了作者在炎热的天气里，从朝堂上回来，坐在他自己修缮的住所，望着窗边的竹子，内心的惬意和满足。

综上，这一时期元白结束了长期的贬谪生涯，重回朝廷政治中心，但是时间相当的短暂。

（四）再度被贬、晚年创作

元稹在较短的时间内位居高位，和大家习以为常的官员晋升渠道之间的较大偏差引来了很多人的质疑和嫉恨。长庆二年，元稹被诬告为其官场前途刺杀裴度，后元稹和裴度皆被罢官，元稹再次被贬通州，任通州刺史。

这时的白居易虽远离政治中心，但依然关心国事，后见唐军围攻王廷凑一直未取得结果，后上书自己的建议，但并未采纳。当时年过五十的白居易见证了官场的黑暗、国事的荒废和百姓生活的困顿，可是自己的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加上自己好友元稹再次被贬出京，白居易心灰意冷并决定远离官场，选择“独善其身”。后白居易上书请求外放，长庆二年七月被授予杭州刺史之职。

长庆二年之后，元稹先后任同州刺史、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等职，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再次回到京城，后被贬至武昌。至大和五年元稹暴病离开人世，时年五十三岁。

在元稹离开政治中心的这几年时间里，他先后被授予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这一时期他仍作了大量的咏物诗，如下：《说剑》、《塞马》、《邮竹》、《落月》、《高荷》、《夜池》、《新竹》、《饮新酒》、《香毬》、《古寺》、《折枝花赠行》、《琵琶》、《南家桃》、《石榴花》、《蔷薇》、《夜花》、《咏李花》、《拗花》、《山茶花》等。

但是仕途的不顺并没有使作者心灰意冷，再次由身居要职被贬出京城也没有使作者放下他对仕途的向往。所以同年元稹又作了一首《新竹》。诗中说，已然透出翠绿色的新竹，其实它的苞叶才刚刚脱掉，新竹的枝干上铺满了竹粉，清风吹得它沙沙作响，竹叶透过阳光，散散的排成一排，但是“惟有团团节，坚贞大小同”^③。诗人说，大大小小的竹叶，团成一团，坚贞是没有区别的。作者写新竹实则是在写自己，用新竹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无论自己是否身居要职，无论自己有多大能力，但是他一直都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他也不会向黑暗势力屈服。

总的来说，元稹的一生，受到了佛道两家思想的熏陶，但是儒家思想却是元稹为人处世的标杆。他的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终其一生都在为国为民而坚持。

在元稹从身居要职到被贬武昌直至逝世的这一段时间里，白居易则慢慢改变了他的政治理想，不再执着于功名，他试图摆脱复杂的政治漩涡，希望过上隐居的生活。

在洛阳时期，白居易已经步入晚年。这一阶段，白居易经历了两件对他有着重大关系的事件。第一是大和九年的甘露事变，那个时候官场复杂，党争越发激烈，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他自称“人间了事人”。但是官场仍有人记得他，后白居易拒绝了权贵的重用。另一件事是白居易后任刑部侍郎时，宪宗也想要再次重用白居易，但是李德裕认为白居易重病不堪重用，加上白居易也慢慢失去了仕进之心，自称病鹤，一时引起了世人的大量关注。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也作了诸多咏物诗来表明心志，较为著名的有：《问鹤》、《代鹤答》、《禽虫十二章》、《池鹤八绝句》等。

白居易在《问鹤》中表达了自己当时对仕途的看法，他在诗中说鸟、鸢、雀为食物和巢穴互相争执，因为如果没有食物和巢穴，在寒冷的冬天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但是白居易紧接着说：“尽日踏冰翘一足，

^①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856.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890.

^③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965.

不鸣不动意如何。”^①作者说尽管被冰冻，尽管要忍受寒冷，也不愿像鸟和雀一般为了食物和巢穴闹得不可开交。白居易在诗中正是以鹤自喻，说自己宁愿饥寒交迫的过日子，也不愿再加入朝廷的党争之中，说明作者对仕途已经不再执着，他寻求的不过是一片安宁的栖居之地。

同样的，在《代鹤答》中，作者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想法和志向，“何如敛翅水边立，飞上云松栖稳枝”^②，尽管朝堂之中，他的孤傲清高也引起了当权者的反感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想要把他拉入他们的争斗之中，但是白居易已经认清了官场的现状，也不愿在仕途多做挣扎。所以他在《代鹤答》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那些互相争执的鸟、雀和朝堂中争权的人一般，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之人，也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作者所期待的只是和他们划清界限，然后过上闲适的生活。

总的来说，虽然这一时期元白在经历官场的种种沉浮之后，他们对待很多事情的选择有诸多的不同，但是他们创作咏物诗的大环境是相似的。

二、不同点

（一）元白一生主导思想的不同

从整体上来看，贯穿白居易仕途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入仕之初，他敢于言事，知无不言，认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二来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一时期白居易也作了很多的咏物诗，咏物诗的内容涉及到了很多方面，有讽刺地方官吏甚至直指皇帝的，有借咏物抒怀的，还有一部分是借咏物说理的，这时候的白居易奉行的是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信条，他不畏权势，为国为民。

正如他在《折剑头》中写到的，“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③但是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是刚入官场的他所能想象到的，接连被贬的经历让白居易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产生了怀疑，但是他并未放弃对仕途的追求。然而贬谪江州以及苏杭的时间太久，他满怀政治抱负却无处施展，内心相当的苦闷，所以随着白居易在仕途的长期体验，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把仕途的不顺和坎坷的经历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并且萌生了退隐之意。他更是在《代鹤答》中云：“何如敛翅水边立，飞上云松栖稳枝。”^④之后直接上书求取闲职，后定居洛阳，开始了他半隐居的生活，走向了“独善其身”。

而元稹则不同。中唐社会颇多动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士人们都在努力确定自己人生的方向，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社会，希望政治越发清明，国家越发强大，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样的，元稹也是满怀激情踏入官场的。他认为：“谋道不择时”^⑤、“济人无大小”^⑥。这些看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元稹对功名的渴望，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普通百姓的关怀。入仕之后的元稹表现是积极的，无论他处在宰相之位抑或是被贬到荒凉之地，他都坚持干预现实、反映时事。

“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是贯穿元稹一生的主导思想。他的政治热情和白居易相比更为激进，元稹的一生都致力于仕途，直至去世。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元稹坚持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法之事，不因对象的高低贵贱而有所改变。元稹“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的自我要求并不是空谈，而是他一生努力追求的。

此外，元稹认为无论自己是否得志都可以去济事，只要是自己拼尽全力去做的，无论是“济亿兆”还是“济毫厘”，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稹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无论处在社会中怎样的位置，都有责任为之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一点上，与白居易的观点是有较大差别的。在白居易被贬江州之时，他就提到要以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元稹比白居易更为热忱的政治理想。总的来说元稹的政治理想是坚定的，虽五遭贬谪，作者也曾失落过，但是元稹会以更为积极的入仕态度和更为坚定的政治理想来迎接各种挑战。而白居易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之后，则趋向寻找安稳宁静的生活，选择“独善其身”。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元稹积极的政治理想和作为表现了他对功名的渴望，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他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元稹对仕途的渴望推动了他在政治上的积极作为。他对地方官吏等的辛辣讽刺和揭露也是他关心国事，为国为民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元稹对功名的渴望就否定他在政治上的积极贡献。

（二）生活经历造就的个性差异

元稹和白居易都出生在传统的官僚家庭，所以他们的生活经历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独特的，元白也不外如是。生活环境的独特性使元白的个性特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元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在元稹八岁的时候就已过世，之后元稹的母亲带着元稹回到郑宅，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中元稹说：“忆昔凤翔城，韶年是事荣。理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8.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8.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0.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8.

^⑤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⑥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家烦伯舅，相宅尽吾兄。”^①在这篇文章中，元稹讲述了他幼童时代的一段经历，显然幼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给元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困顿的家境使元稹读书都是一件难事，后郑母担任起了教导元稹的重任。求学如此艰难，所以元稹从小就非常刻苦，加之他的天赋，随后顺利明经及第，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幼时寄人篱下的生活带给元稹的影响是一生的，从小元稹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为官以后元稹也密切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多次对地方官吏欺压百姓的行为进行揭露。幼童时代艰难的生活也锻炼了元稹的心志，使他在后来的仕途生涯中即使遭受诸多困难和挫折，也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不轻易妥协。

白居易也生活在仕宦家庭之中，他的家庭与元稹虽略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任虽任徐州别驾之职，但是他的家庭状况并不乐观。白居易在幼小的时候曾和母亲一起前往徐州和父亲相聚，在这段路途中白居易游历了苏杭两郡，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之后徐州兴起战事，白居易又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一路上的颠沛流离让他倍感辛酸。一路上他见证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下层百姓生活的艰难，这让他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段经历对白居易之后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在白居易步入官场之后，他时刻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严格要求自己。白居易入仕之初，他敢于言事，不畏权贵，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信仰，也使唐王朝的官场风气更加清明。所以他针砭时弊，对社会上的不平之事进行辛辣的讽刺。

为了实现中唐的中兴写了较多的咏物诗。包括对君主讽谏的诗篇，如《百炼镜》、《题海图屏风》、《古冢狐》、《牡丹芳》、《隋堤柳》等；对各级官吏丑行的辛辣讽刺，如《和大觜鸟》、《繚绋》、《青石》、《官牛》等；对寒士窘况的同情，如《羸骏》、《涧底松》、《悲哉行》等。《羸骏》中，“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②表现了作者对寒门子弟的同情和惋惜，正是由于作者年幼时在徐州的漂泊经历让他对社会现实以及底层民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作者才能写出这么具有同理心的诗歌，体现了他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元稹和白居易都出生于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元稹仅仅靠出仕做官所得的俸禄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一直是“以贵族”^③自居的。所以相较而言，元稹的自尊心是相当强的，他对囤地、置办房产都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一点上和白居易的巨大差异，也就导致了元白政治批判的不同。

总的来说，元白二人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入仕为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手段，把“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的士子，正是由于这两人才在贞元十八年参加科考时相识相知。但是二人的性格是有很大差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表现也不尽相同。正如白居易在《赠元稹》中所说的：“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④他们之所以成为知交好友，不是因为同年及第或是什么政治方面的原因，仅仅是二人心意相通。

（三）仕途受挫后心态的不同

元稹和白居易都有在官场长期被贬的经历，但是面对如此境遇，他们二人的心态和选择却有很大的差异。

元稹在被贬江陵之时，于元和九年曾作《酬别致用》。在诗中，作者云：“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⑤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元稹不管自己是否位居高位，都坚持自己的理想，都坚持要帮助别人，并不因仕途的波折而改变自己最初的信仰。正如周相录老师评价说：“元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不可能放弃自己仕途理想的人，他只是在期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⑥

大和四年，元稹被迫担任检校户部尚书之时，曾作《高荷》。诗中云：“亭亭自抬举，鼎鼎难藏匿。不学着水荃，一生长怙怙。”^⑦作者此时仕途并不平顺，但是从诗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出元稹的昂扬与自信，对于功名元稹始终是积极争取的。

元稹的一生五遭贬谪，在政治权利中心的时间特别短暂，但是无论在怎样的低谷，元稹都没有放弃对仕途的渴望。元稹元和十三年被贬同州，元和十四年得到当时宰相崔群的帮助，得以回京担任膳部员外郎。后元稹的旧识、当时的大太监崔潭峻把元稹的众多诗作呈给唐穆宗赏阅，得到唐穆宗认可，对元稹委以重任。元稹被授予中书舍人一职，负责起草诏书。元稹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巴结宦官”的印象。

卞孝萱就在《元稹年谱》中说：“裴珀卒后，他感到朝中无知己，遂依附严授、崖（崔）潭峻，以求进取。”^⑧近人陈寅恪也坚持认为元稹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云：“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⑨他认为元稹无论是为官还是娶妻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①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321.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7.

^③ 段承校.元稹家世及其社会阶层的自我体认.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7.

^⑤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⑥ 周相录.元稹生平与作品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1：44.

^⑦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961.

^⑧ 卞孝萱著.元稹年谱.山东：齐鲁书社，1980：195.

^⑨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3.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元稹对于功名确实是相当执着的，宦官将元稹的文章呈给穆宗之事也是事实，所以“巧宦”一说并非无稽之谈。这说明了元稹为了功名是可以牺牲一些东西的。总的来说，能够挤进京城的权利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元稹终其一生坚持的人生目标。

但是白居易却不尽相同。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和元稹一般，希望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是仕途的波折以及朝廷的党争让白居易在经历几次贬谪之后，陷入了长期的怀疑和苦闷之中。后来白居易自求闲职，隐居洛阳过上了闲适的生活，开始了“独善其身”。白居易在这一时期也作了较多的咏物诗来表达他的志向和选择。如《种桃杏》：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
种杏栽桃拟待花。^①

他在诗中说，无论身在何方，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就可以称之为家。忠州离家太过遥远，他已经不能随便哼出家乡的小曲了，并且被贬的时间太久，他年事已高，对京城繁华的景象的回忆已经日渐模糊。但是虽然如此，他依然觉得在忠州种花的日子是惬意的。这首诗是白居易元和十三年被贬忠州时所作。他感觉自己东山再起的希望太过渺茫，对政治的热情也日渐减少。这一时期，白居易已经开始接受现实，已有归隐之意。

宝历二年至会昌六年，白居易自求闲职，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闲适的晚年生活，这一时期白居易创作咏物诗近60首。在这些诗歌中作者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对闲适生活的热爱。如《和微之叹槿花》：“朝荣殊可惜，暮落实堪嗟。若向花中比，犹应胜眼花。”^②这首诗中看似是诗人的戏谑，但是在自嘲之中我们亦可读出诗人豁达的心态。

总的来说，元稹是一个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时刻都不会放弃自己理想的人，在被贬的时间里，他虽也会迷茫困顿，但是他时刻等待着重头再来的机会。以至于元稹每次从被贬之地返回京城之时都是意气风发，满怀希望的。白居易则不同。“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③是白居易在贬谪之后的心态，相较元稹，白居易更为感性。

（四）元白政治思想的不同

首先，元白处理政事的态度不同。在朝堂之上，党争是无法避免的，面对官场上的各种争斗，元白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无论弹劾的对象是何身份，元稹都直言其事，而白居易的处事方法则更为圆融一些。以长庆元年的科举考试为例，当时面对科考出现的问题，白居易认为牵扯官员过多，所以他上书唐穆宗，谏言穆宗能够对这件事从轻处罚；而元稹则认为应该重新考试，对这一事件彻查到底。从元白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和所作出的处理建议，我们可以看出元白在处理政事上态度的差异。

其次，对官场和君主态度的差异。在入仕之初，元白对官场和君主都是满怀期待的，他们踌躇满志，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多年被贬谪的仕宦经历给他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元白对他们反反复复的官场际遇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这在他们的咏物诗歌中都有鲜明的表现。从白居易的咏物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抨击和讽刺的对象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地方官吏，而元稹的咏物诗歌中大都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大概是元稹始终抛不掉对功名的渴望，元稹总是把他贬谪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这点和白居易又很大的不同。所以白居易在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之后，不愿意屈从官场的规则，所以他放弃了对名利的追逐；而元稹对朝廷、君主则始终没有放弃希望。陈正平《元稹在通州》一文中也指出元稹“反省过去，吸取教训，面对现实，重新调整自己做人的原则”^④，认为元稹无论境遇如何，都不减心中锐气。

再次，元白的政治作为有所不同。元稹虽一直遭受贬谪，但是他一旦掌权就会抓紧一切机会干预政治，反映现实，为百姓发声，并没有因为自己被贬而放弃自己内心的坚守。如元稹于元和四年担任监察御史之时，大刀阔斧，惩治贪腐。他深入百姓，了解社会民情，监察出了几桩大案，弹劾严厉的诸多罪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元稹在东川的作为也让诸多当权者感到了羞辱，后被贬至洛阳。在洛阳，元稹依然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他更为肆意地去纠正社会上的诸多事端，仅一年时间弹劾的事件就达十余件。而白居易则不同。虽在仕途之初，敢于言事。但是和元稹对仕途终其一生的执着追求相比，白居易的政治追求并不坚定。白居易在大和元年被授秘书监，这一职位并没有什么权利。但是正因为这种管理图书的差事远离官场，白居易过上了怡然自乐的闲适生活。后白居易又官至刑部侍郎，是“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⑤的实权部门。但是他并没有恋权，经历过宦海浮沉的白居易已放下了名利的追逐，于大和三年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到了洛阳，真正的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

此外，元白的政治批判有所不同。中唐时期，社会积弊多变，中唐士子们怀揣着满满的参政热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唐的颓废，使唐朝回到强盛时期。元白也不例外，他们积极参加科考，入仕为官并且借助诗歌进行社会批判。

元白都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同样的社会阶层使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443.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1.

^③ 顾学颀.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974.

^④ 陈正平:元稹在通州.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⑤ 刘昉.尚书都省.旧唐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1413.

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并没有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为了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从元白的咏物诗歌涉及的范围来看,他们政治批判主要揭示的矛盾是官与民之间、贫与富之间、世家与寒门之间的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元白进行政治批判的最终目的,最终维护的还是他们本阶级的利益。

当然由于元白生活的家庭背景不同,每个人也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他们的政治批判也有不同的地方。元和四年,元稹在《使东川·并序》中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①当时元稹担任监察御史一职,虽官职不高,但拥有较大权利。他体察民情、恪尽职守,得到了百姓的好评。后了解到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的一些不法之事,开始了察访工作。之后写出了著名的《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公文中云:“严砺擅籍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涂山甫等八十八户庄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并在诸州项内分析。”^②从以上公文可以看出,元稹对中唐时期较为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元和四年就已密切关注。公文中弹奏的这一节度使已然过世,但元稹仍坚持上奏,一方面是元稹对土地兼并问题重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元稹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关于这一点内容在白居易的诗文里并未涉及。

最后,元白对自己阶级定位的不同。对元白对自己阶级定位的异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研究。第一是元白被贬后心态的差异。元白在仕途的经历都不算顺利,但是他们贬谪后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异。白居易虽然被贬出京城,但是他也会因为出任地方官吏得到的俸禄而感到开心,尚能满足现状;而元稹则不同。元稹在被贬之时,总是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苦闷,并不会因为俸禄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只期盼皇上能够早日把自己召回京城。第二是元白对土地的占有欲的差异。虽然家世贫寒依靠出仕的微薄收入谋生,拥有的家业也只有靖安坊的一处房产,但是元稹对土地的占有欲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白居易相比,远没有那么强烈。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元白对自己阶级定位的不同。元白被贬后心态的差异以及对土地的看法的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元稹对自己社会阶层的定位是破落的贵族,他出仕的目的是想要重新拥有贵族的权利和光环;而白居易对自己的阶级定位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子,他出仕做官的主要目的则是希望家人免受纳税的苦恼。

综上,元稹想要的是功名带给他的权力和荣耀,所以不管经历怎样的困难,他都想要坚持下去;而白居易虽也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但是这是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因而当他仕途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能随时从官场中脱身出来,过上闲适的生活。以上造成了元白咏物诗歌在内容和风格上的诸多差异。

第二节 元白咏物诗创作动机比较

一、相同点

(一) 文学理念

白居易在《赠元稹》中云:“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③白居易坦言,他和元稹成为知交好友的原因不是他们同时及第为官,而是他们心意相通。白居易和元稹的心意相通一方面表现在二人相近的文学理念上。

首先,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都相当推崇,杜甫把诗歌作为对时政进行抨击的工具,他们对这一做法相当赞赏。《中国文学史》中写道:“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④元白的咏物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社会现实,使诗歌成为了干预现实的工具。

其次,元白对诗歌的讽喻价值也十分重视。他们咏物诗的创作与其仕宦经历密切相关且贯穿他们仕途的始终。元和四年至五年间,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讽喻诗。这类咏物讽喻诗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为君之作,在诗歌中对统治者进行了劝谏,如《百炼镜》、《隋堤柳》等;二是为民之作,主要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各级官吏欺压百姓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如《红线毯》、《买花》等。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对社会恶势力的抨击也是元稹咏物诗的重要内容。如元稹在被贬江陵之时,作出的较为著名的咏物诗《春蝉》、《大觜鸟》等。

再次,元白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作诗,强调诗歌的实用价值。他们更是倡导并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希望恢复古乐府的传统,希望诗歌能够成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此外,元白二人都认为诗歌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对社会或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诗歌来回答。他们认为文章不应该太过追求其审美价值,不能为了语言的华丽或韵律的严谨而忽略其具体内容,诗歌应该用来讨论时事,对其形式不需耗费太多精力。

简而言之,元白都认为诗歌应该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诗歌应该成为诗人们干预现实的武器。正如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到的,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⑤元白的

^① 元稹.使东川并序.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141.

^②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419.

^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7.

^④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卷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43.

^⑤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67.

这类咏物讽喻诗反映了社会现实，也对百姓的苦难生活进行了反映。元白这种为国为民之心是值得我们称颂的，在当时确实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元白过分强调诗歌的讽喻和实用价值，使得诗歌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同时也使诗歌失去了它原本应具有的审美价值，也在一段时间里影响了当时的诗文创作，这是元白当时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政治主张

元白都出生于传统的官僚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入仕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他们于贞元十八年相识，并同年及第踏入官场。

入仕之初，元稹和白居易都是满怀激情的，他们认为身为朝廷官员，就应该忠于职守。对朝堂的弊政改革、官场不法之事和百姓生活状况的揭露和关注，是身为朝廷官员应该做到的。如白居易曾作《新制布裘》，在诗中作者说自己穿上新制的布裘之后，无比的舒适，然后他想到了普通的百姓。然后发出了“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①的呼声，他希望这世间之人都能解决衣食问题。这是一个身在官场中的人发出的呼声，这不得不令我们敬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白居易的一片怜民忧民之心。

入仕不久，元白即感受到了官场的黑暗、官员的骄奢淫逸以及以权压民的恶行。关于这些现象，在元稹的《兔丝》、《蚊蟆》以及白居易的《黑潭龙》、《官牛》等诗中都有揭露。面对这些事件，元白并没有选择和官场内的小人同流合污，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面临被贬的命运。自元和五年开始，元白即开始了多年的贬谪生涯，虽远离朝廷的权力中心，但他们依然关心国事。后来元白在各种元素的推动下，也有短暂的得志之时，但他们依然坚持最初的政治信仰。在这一时期，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如白居易的《折剑头》、元稹的《箭簇》等。

在体验了多年的仕途生活之后，白居易的政治热情已渐渐消退，但是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和对百姓的关爱之心，元白二人一直都没有改变。白居易在幼年时代和母亲一起投奔父亲的经历以及当时战火带给白居易的创伤都带给了他深远的影响，所以他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出身寒远的学子都给予了持久的关注。白居易曾作诗《买花》，在诗中对权贵之家的生活消费习惯和普通百姓之间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田舍翁的角度来看权贵之人一年一度的赏花盛宴，把百姓和权贵之间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②，这句诗一方面体现了白居易对底层民众生活的长期关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繁重的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体现了白居易对百姓的深切关怀。

元稹更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人曾说元稹为了名利失节，与宦官勾结，以至于连累其诗文。但是通过对元稹进行深入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元稹和宦官有政治上的往来是实事，但是因为与宦官接触就否定一个政治家兼诗人对中唐王朝所作的贡献，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当我们把这件事放在中唐那个历史阶段去考量，我们可以发现，元稹和宦官的交往实属无奈，并且元稹回到权力中心之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③也是元稹坚持一生的价值理念。

总的来说，元白在政治上都主张积极谏言、敢于言事，对社会上的诸多事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力图为实现中唐王朝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怜民之心。

二、不同点

（一）白诗明确，元诗模糊

中唐时期，元稹和白居易倡导了一场诗歌的革新运动。他们重视诗歌的讽喻和实用价值，并在之后的创作中坚定的贯彻这样的原则。

在传统的官僚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元稹和白居易，以儒家的入仕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贞元十八年，他们参加科举，后入仕为官。在他们看来，作为朝廷官员，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对普通大众的关怀都应该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因此在政治上元白积极参与，并多次谏言，对社会以及官场之事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文学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诗文的革新运动，希望诗歌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关于政治讽喻诗的创作动机在他们的诗文中都有所涉及。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谈及他诗歌创作的动机。他曾在文章中说，自己从五六岁之时就开始学习作诗，多年以来，日夜苦读，考取功名之后也没有把作诗的兴趣丢掉。几年的为官经历以及诗歌学习，让白居易确定了诗歌创作的原则，即文章的创作应该有具体的创作缘由，和时局联系起来。

《与元九书》中亦云：“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④白居易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自己身为谏官，自己有为皇帝谏言的职责，并认为自己每次的奏言都能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在文学创作中他也不会忘自己是谏官的身份，所以他做了大量的政治讽喻诗，借诗歌来反应时事。白居易更是在元和四年至元和五年间作了大量的咏物讽喻诗，如《隋堤柳》、《黑潭龙》、《紫毫笔》、《牡丹芳》等咏物诗篇，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体现了他渴望中唐复兴的强烈愿望。

以上，我们可以发现，白居易作这些咏物讽喻诗的目的是为了反映时事，同时在文学创作中履行自己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22.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81.

^③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86.

^④ 顾学颢笺注.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959.

作为谏官的职责。至此，我们可以说白居易创作咏物讽喻诗的写作动机是相当明确的。

但元稹却并非如此。元稹曾在《叙诗寄乐天书》中云：“仆时孩騃，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①在这篇文章中元稹表明了他创作诗歌的缘由，即中唐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朝廷的腐败。但他对他创作的哪种诗歌的动因并没有言明。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详细描述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无法明确元稹咏物诗创作的动机。

（二）白诗简单，元诗复杂

元白自入仕以来一直践行儒家“兼济天下”之思想理念，在官场上敢于直言，反应时事，对政治满怀激情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太过锋芒毕露会引起权贵的嫉恨，所以他们的仕途都颇为不顺。白居易的仕宦生涯大都在江州和苏杭渡过，元稹的仕途经历更是五遭贬谪，他们在朝廷权利中心的时间并不多。虽然他们远离京城，但是并没有放弃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揭露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或是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元白创作咏物诗的动机有着些许的差异。

相较而言，白居易创作咏物诗的动机较简单一些，元稹则更为复杂些。元白咏物诗创作动机的繁简之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从元白咏物诗主题思想的层面进行分析。在白居易的咏物诗中，他诗歌的主题相当的明确，而元稹咏物诗的主题则较为复杂。白居易在入仕之初，由于敢于直言遭到了权贵的排斥，这时他选择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和那些以权压人的权贵为伍。如《杏园中枣树》作于元和三年，在诗歌中作者以枣树自喻，说自己是果园中最其貌不扬的那一个，在果园中异常孤独，借枣树抒发自己内心的悲凉之感。但最后作者说：“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②作者借具有轮轴之才的枣树来讽喻如柳、桃树般没有实用价值的权贵，点明了诗歌的主题。

而元稹则不同。在元稹的咏物诗歌中，我们体会到他借某一意象来表达对恶势力的抨击或是书写自己内心的苦闷，但是和白居易诗歌“卒章显志”的手法不同，他诗歌中的主题不甚明确。

以元稹被贬江陵时的心态为例进行简要分析。张璇在她的硕士论文《元稹江陵诗研究》中对元稹这一时期心态的看法是：“欲权道济事，又齟齬不安。”^③简言之，就是矛盾和不安。元稹在江陵之时所作的《和乐天感鹤》就是这一时期心态的反映。

在诗歌中作者对“鹤”这一物象进行了描写，说本是清雅高洁的鹤，在误入权贵之院之后，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这里主要是对官场中那些趋炎附势，为了自己一己之力而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之人进行的讽刺。之后元稹又云：“君看孤松树，左右萝茑缠。既可习为饱，亦可薰为荃。”^④和之前他对那些趋炎附势之人的讽刺不同，在这里元稹又坦言，环境会改变人的品性。联系当时作者长期被贬江陵的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见识官场种种黑暗之后的元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发出“期君常善救，勿令终弃捐”的呼声，希望白居易可以时常鞭策自己。以上，我们可以发现，和白居易相比，元稹咏物诗的写作动机更为复杂些。

其次，我们从诗歌创作目的的层面进行分析。从白居易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对作者的创作目的有明确的了解。简言之，白居易咏物诗或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揭露，或抒写自己的志向和性情。如白居易的《折剑头》中云：“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⑤从这首诗中，诗人明确地表达了他宁折不弯的志向，其创作目的也简单明了。

而元稹的咏物诗则不然。如元稹的《说剑》，这首诗是作者因大胆谏言而被贬河南尉时所写的一篇言志之作。在诗中作者以宝剑自喻，说自己有重大的价值，表现了他的昂扬与自信。和白居易的言志之作《折剑头》不同，元稹诗歌中的昂扬自信中也带着对机缘的渴求。《折剑头》中，白居易表达的是自己宁折不弯的品性，不管世事如何，他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元稹的《说剑》则是强调自己的价值，实则还是期盼早日结束贬谪生涯，期望统治者可以尽快召他回京，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参考文献

- [1] 顾学颉.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 [5]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6] 李壮鹰.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评述[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79.
- [7] 汪增洲.白居易的文学理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

^①（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351.

^②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24.

^③ 张璇.元稹江陵诗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④ 杨军笺注.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333.

^⑤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0.

- [8] 王玺.白居易及其文学主张[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0.
[9] 王秉钧.试论白居易的政治思想[J].兰州大学学报, 1980.
[10] 周楞伽.白居易的出身、性格、思想与其政治倾向的关系[J].唐代文学, 1981.
[11] 赵国存.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4.
[12] 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J].海南大学学报, 1991.
[13] 兰甲云.简论唐代咏物诗发展轨迹[J].中国文学研究, 1995.
[14] 胡大浚、兰甲云.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和轨迹[J].烟台大学学报, 1995.
[15] 许总.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J].江苏社会科学, 1997.
[16] 周相录.元稹生平与作品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 2001.
[17] 陈正平:元稹在通州[J].中华文化论坛, 20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i Juyi and Yuan Zhen Poetry

Niu hairong Zhaoxingk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in the same year,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ish to fulfill their official career, and suffered setbacks in their official career. Although they were literati of the same period, their values were still very different. Bai Juyi adheres to the value of Mencius "the poor are alone and the world is at the same time", while Yuan Zhen insists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aching the value of a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while a poor man makes a fortune." Although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live in the traditional feudal bureaucratic family, but they also had a very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 from childhood. Although Yuan Bai is an official in the same dynast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political thoughts,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creation of poems of chanting things.

Keywords: Yuan zhen ; Bai Juyi ; Object-chanting poetry ; Creative background: Creative motivation

作者简介:牛海蓉: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赵星柯: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